

颜丙燕：演技往前走，才能打动观众

有一种演员，不管是扮演大角色还是小角色，都像自带光环，让观众能迅速从众人之中发现她，被其表演所打动。颜丙燕就具有这样的魅力。

央视一套热播的电视剧《山河锦绣》中，颜丙燕扮演乡村教师柳秋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颜丙燕表示，表演是永无止境的：“演技需要学习，需要进步，需要往前走，你才能够一直去打动观众。否则的话，你就落在后面了。”

如愿以偿演了乡村教师

《山河锦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集结了国内一流的创作团队，李乃文、王雷、颜丙燕、胡明、姜冠南、苏青、张嘉益、丁勇岱、马少骅、张志坚等塑造过众多经典角色的实力派演员参演。

电视剧时间跨度30多年，讲述两代人前后赴后继投身扶贫事业，最终使村庄彻底摆脱了贫困。剧中李乃文扮演村党支部书记赵书和，颜丙燕扮演赵书的妻子柳秋玲。两人自由恋爱，但赵、柳两个宗族却因有世仇而不能通婚，两人冲破重重阻力最终结为夫妻。

颜丙燕早年曾经客串出演过一次老师角色，也就是一两天的戏，却在她心里埋下了想演老师的种子，没想到一直没有机会，直到这部《山河锦绣》。“这次是正儿八经地演一个老师，又是一个在贫困山区的乡村教师。”

颜丙燕透露，这个角色她很有兴趣，“特别希望去深挖这个角色，想知道真正山里的乡村教师是怎样的一个状况。我看了些资料，教室破破烂烂的，没有课桌，孩子就趴在桌子上写，老师在前面写字的板子不一定是黑板，

还会发生我们戏中出现的场景，上着上着课，小动物就跑进来了。”

减肥20斤、“扮嫩”20岁

颜丙燕此前拍一部电影时增肥了30斤，之后她就到了《大考》剧组，导演觉得她这样演母亲很合适。《大考》拍完以后，颜丙燕就进了《山河锦绣》剧组，“中间也就十天左右时间，特别紧。”

认真的观众会发现，年轻时的柳秋玲似乎胖了一点点，其实，颜丙燕为这个角色减肥20多斤，现在说起来，她仍遗憾自己没有早早减肥成功，遗憾自己年轻时显得胖乎乎的。

颜丙燕认为，《山河锦绣》是部扶贫题材剧，怎么能胖呢？所以得减肥。等到正式拍摄时她减了十几斤，之后就一边拍一边减，等到杀青时，颜丙燕瘦了20多斤，最后被导演说都瘦脱相了。

拍摄时正逢炎炎夏日，颜丙燕说他们的戏服基本穿上就湿了，“现场服装部门的老师一直在拿吹风机吹，拍一场戏，衣服就脱下来，换另一套完全一样的衣服，这边赶紧吹着，一会儿那套又湿了，再换。”

一直以来，颜丙燕演的绝大多数是自己真实年龄阶段的角色，观众看着舒服，她也舒服。可是这次在《山河锦绣》里，颜丙燕却“扮了回嫩”，从20多岁演起。颜丙燕透露，刚一听说这个年龄设置，她就找导演说不行，演不了。导演解释说，角色年轻时的戏就集中在前两集，如果换演员，观众反倒容易跳戏。“导演说没事儿，你就难受两三集，我说不怕难受，我怕观众难受不喜欢。”颜丙燕表示，还好



《山河锦绣》，让颜丙燕圆了当教师的梦

《山河锦绣》中年轻的戏份不多，所以演技演了，如果是年轻戏占的篇幅比较多的作品，她可能不会接演。“因为我感觉演技骗不了人，你心里头如果一直有顾虑的话，那肯定也不好。”

熟人合作要当“刺猬”

《山河锦绣》的一大看点，就是李乃文和颜丙燕的又一次合作，两人曾联手为观众献出了

诸多精彩的“演技大赏”。

颜丙燕知道李乃文演赵书和后，当时就开玩笑说：“怎么又是他。”颜丙燕说两人演起来特别合手，但是也有问题。刚进组拍定妆照时，导演就说，“你们俩在一块儿真像两口子”。后来颜丙燕觉得不对，要求重拍。因为年轻时的两人应该有一定的距离感、羞涩感，而他俩俨然已经是老夫老妻的感觉了。“因为我们俩平常是兄弟，哥儿们嘛，他经常‘啪’拍

下我肩膀，我说你演戏的时候不许碰我，不许跟我这么亲密，你得想着我这刺猬扎手，演年轻时的戏就得注意不能演得太熟了。”

两人因为非常熟悉，所以在现场即兴发挥很多，彼此都知道对方想要的是什么。“你突然跳出了剧本，或者跳出了原本设计的东西，他也知道如何去配合，甚至可能会搭配出更好的，更不一样的东西。”

说方言对颜丙燕不是难事，她曾在电影《万箭穿心》里说了武汉话，她还说过四川话、唐山话。可是这次在《山河锦绣》里说陕西话，却愁坏了颜丙燕，原因无他，就是时间太紧张了。

颜丙燕表示：“发布会之后大概没几天我们就进组了，我都傻了，一点准备都没有。根据以往的经验，我学方言起码提前一个月，找一个当地的跟你同性别的人，把剧本上的台词录一遍，你就慢慢听，最好生活当中能够有一个说方言的人，跟你老见面。”

《山河锦绣》从找语言老师到现场拍戏只有五天时间，颜丙燕说自己这五天是崩溃状态。颜丙燕的办法就是使劲学，在度过了最难受的一个星期后，她发现说话突然就顺溜了。“我们在组里平常都是说陕西话，收工以后吃饭，大家都说陕西话，感觉说越说越顺嘴，就没有什么压力了。”

在颜丙燕看来，表演和学方言一样，不练不用就会退步。因为社会是在不断发展的，生活每天都在不断变化，人的意识、观念、对人生的认知，对一切的感悟都会随时发生变化，形成各种不同的，而旨在反映生活的表演就永无止境。

刘雨涵

小说《飘》和电影《乱世佳人》那些你不知道的幕后细节

在世界各种“人生必读书籍”榜和“有生之年必看电影”榜上，小说《飘》和它的改编电影《乱世佳人》，可能是唯一同时上榜的杰作。

玛格丽特·米切尔创作的《飘》洋洋洒洒一千多万字，近百万言，被誉为美国乃至世界最伟大的小说之一。而费雯·丽和克拉克·盖博这对神仙组合主演的电影也长达约4个小时，获得了当年奥斯卡奖24个奖项中的15项提名，还是美国国家电影目录建立时最早收录的25部电影之一，称得上人类电影艺术与文化最杰出的遗产。

关于小说《飘》和电影《乱世佳人》，这些幕后细节也许会颠覆你的认知。

1. 随风而逝

首先，小说《飘》和电影《乱世佳人》实际上在年代上离我们并不遥远，内容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故事，小说是1936年6月出版的，当时世界正处于二战爆发前夕，中国也处于全面抗战前一年。

玛格丽特·米切尔出生于1900年，1926年，当时脚踝受伤无法痊愈的玛格丽特不得不辞去在《亚特兰大日报》的记者工作，在家养伤时百无聊赖，只能以读书消磨时间，成堆成堆地从图书馆借书来看，她丈夫约翰·马什有点不耐烦，于是就送了她一台打字机，让她写一本属于自己的书。就



玛格丽特·米切尔 1900—1949

这样，大约从1928年开始，玛格丽特·米切尔用十年时间创作出了《飘》。

书名“Gone with the Wind”（直译：随风而逝）来源于英国诗人欧内斯特·道森的诗作 Non Sum Qualis Eram Bonae sub Regno Cynarae 的第13行。一开始小说中女主角主人公叫Pansy（潘西），出版后才改为郝思嘉。

小说在1936年出版后瞬间就卖出了100万册，尽管当时美国正处于大萧条的复苏期，人们并不富裕，但这本书还是卖爆了；玛格丽特·米切尔也于次年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

之所以说这部小说和电影离我们不远，还因为在影片中饰演女主角的演员奥利维娅·德哈维兰才刚刚于2020年去世，享年104岁。

2. 自立门户

《乱世佳人》电影和米高梅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小说出版三年后，电影《乱世佳人》上映。考虑到这部电影的时长和复杂程度，三年的筹备和拍摄制作周期并不长，实际上对《飘》的电影改编从它出版后就同步展开了。将《飘》改编为电影的操盘手是好莱坞历史上最成功的制片人之一大卫·O·塞尔兹尼克。

大卫是好莱坞著名电影公司米高梅创始人之一路易·梅耶的女婿，他在雷国华任职时参与了影史划时代意义作品《金刚》的制作，和著名导演乔治·库克合作了多部后来被奉为经典的影片，并一起发掘了女星凯瑟琳·赫本。在雷国华工作了约15个月，塞尔兹尼克因为和新任CEO创作理念不和而辞职，回到岳父的米高梅公司后，先后制作了《大卫·科波菲尔》《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双城记》等多部名著改编的电影，对这类大部头书籍改编成电影的项目非常有经验。

不过虽然塞尔兹尼克有个电影大亨岳父，自己也出身于电影世家，但他和梅耶家族的关系系



《乱世佳人》电影剧照

盾很深，一方面他享受着老丈人的资源和稳定的工作机会，另一方面他又想证明自己并不靠婚姻家庭关系也能在好莱坞成功，所以塞尔兹尼克在1935年自立门户，创办了自己的制片工作室塞尔兹尼克国际影业。

工作室成立第二年，塞尔兹尼克就斥巨资买下了《飘》的版权，准备将其搬上银幕。实际上在《飘》出版前，这个故事也被拿给过米高梅的高层评估，但路易·梅耶认为美国南北战争题材的电影是票房毒药；另一位米高梅高管则认为，小说结尾很多主要角色都死了，观众不会喜欢这样一个故事；其他潜在的大制片人如雷国华、华纳兄弟和20世纪福克斯，要么也是不感兴趣，要么就是缺乏资金。

不过塞尔兹尼克还是执意要制作这部电影，同时他内心定下了白瑞德的人选，就是克拉克·盖博，米高梅的头号明星。为此他和路易·梅耶谈定，米高梅出资125万美元和盖博，占这部电影投资的一半；塞尔兹尼克自己的公司则要分给米高梅未来电影票房利润的一半，同时发行权也归米高梅的母亲公司所有，还要支付克拉克·盖博的周薪。所以我们看到《乱世佳人》的出品公司中，米高梅是联合出品。

3. 选角风云

《乱世佳人》最幸运的就是选定费雯·丽来演郝思嘉。尽管并非好莱坞就不存在暗箱操作，但主要创作中，演员的选择标准还是以和角色的契合度为重，而不单单是人情关系。当然契合度的判断比较玄妙，全凭电影项目决策者的个人感觉，这也是电影这门艺术生意非常主观和不确定性的体现。

电影的筹备期，最大困难就是谁来出演郝思嘉？小说就是建立在这个充满魅力的美国南方女性形象之上的，没有她故事就不成立。郝思嘉就是《飘》，《飘》就是郝思嘉。当时《飘》已经卖爆了，找不到一个能让全美国都满意的郝思嘉，那么这部电影就等于失败。小说开篇写道：“那郝思嘉小姐长得并不美，可是极富于魅力，男人见了她，往往要着迷”。郝思嘉的魅力极为复杂，她迷人的淡绿色眼睛下潜藏着惊人的坚毅和独立意识，还有她对挑逗男性的爱好，对自己魅力的自信与自爱，永不满足

的野心，以及直爽与委曲求全的矛盾等等这些。

整部《飘》是一部郝思嘉的个人生存史和奋斗史，读书的过程中会惊异于这样一位美丽灵动的女性体内竟能爆发出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所以饰演郝思嘉的演员要兼具“美丽”与“美力”，既要有让人惊叹的颜值，又要有让人折服的力量。

除了制片人主动接洽和圈内推荐的成名女明星，塞尔兹尼克还花了10万美元进行全国海选，一共面试了1400名非知名女演员或普通女性，其中400位被要求朗读台词，普通观众也可以投票。有趣的是，后来出演郝思嘉的费雯·丽当时在美国毫无名气，只获得了一张票。

当然海选只是一个宣传电影的噱头，最终参加试镜、试演的有31人，大都是圈内人，原著作者玛格丽特心目中的选人是美国女演员米利亚姆·霍普金斯，可惜的是，当时霍普金斯已经30多岁了，而原著中郝思嘉的年龄跨度是16至28岁。最终进入决赛圈的两位女演员分别是宝莲·高黛和费雯·丽。前者刚刚傍上卓别林，事业迎来转机，担任过卓别林代表作《摩登时代》的女主角，开始走红。费雯·丽来自英国，两部电影《英伦战火》和《牛津风云》在美国上映过，但影响力不大，不过她的美国经纪人正好是塞尔兹尼克的弟弟迈伦。塞尔兹尼克有点左右摇摆，宝莲·高黛很符合他的要求，费雯·丽有点过于“英式”，能演好一个美国南方美女吗？最后偏向费雯·丽的原因就几个，一是最初聘用的导演乔治·库克坚定地站在她这一边，而且她的父母和书中郝思嘉的父母都是爱尔兰和法裔结合，又加上宝莲·高黛的私生活让不少美国人反感，最终费雯·丽如愿拿到了这个改变她一生的角色。

小说《飘》进入中国也发生了一些故事。原著小说在美国出版四年后，中国翻译家傅东华就译出了中文版，电影也几乎同步在中国上海上映，盛况空前。

但傅东华这个中文最早译本之一有个特色，就是他使用了所谓的“归化翻译法”，就是把本来是外国的叫法直接改成自己国家语言的译法。比如小说中人名、地名按音译是斯嘉丽·欧哈拉、瑞特·巴特勒、梅兰妮·汉密尔顿、阿什利·威尔克斯、普瑞希·塔拉等等，但傅东华先生没有选择这种方法，而是给这些人地名起了个更中式的名字，流传至今——郝思嘉、白瑞德船长、韩福兰、卫希礼、百利子、陶乐希等等。

还有为了区别书中黑人和白人的不同等级，傅东华先将黑人说的“我”改为“俺”，显得黑人地位更低一些。这种翻译法一方面流传很广，一方面也遭到很多诟病，被说成是一种排斥外来文化的做法，但傅东华对《飘》的译名这样处理，站在现在的角度来看是很成功的。

尤其是郝思嘉这个名字，肯定要比复杂的斯嘉丽·欧哈拉更能体现出这个人物的魅力，也更便于记忆和传播。 佟正



费雯·丽和制片人大大卫·塞尔兹尼克领奖

在当下的“多屏时代”，人们获取信息、娱乐交流，大多离不开屏幕。以屏幕为媒介的视听内容成为青年群体娱乐消费的重要选择。他们花大量时间刷短视频平台，或沉浸在虚拟空间里打游戏。于是，有的学者据此推断，走进电影院看电影，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甚至过时的娱乐方式。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下很多青年受众不仅没有远离电影院，反而更看重电影院观影的仪式感，以呼唤老友一同观影的方式将影院的社交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带动娱乐消费市场呈现向电影院观影回归、电影创作向现实主义风格回归的趋势。这一现象让我们重新思考电影作为银幕艺术在“多屏时代”的文化使命问题。

获得情感体验是年轻人社交的主要诉求之一。当下的年轻人是伴随网络成长起来的一代，大多活跃于互联网构建的社交平台上。很多人的生活点滴都依赖于网络，相对来讲缺乏与现实层面与人的深度交流。所以从网络回归现实时，就容易表现出“社恐”倾向。他们在进行线下社交时，更倾向于“看电影+吃饭+逛街”的模式，将探讨电影情节作为情绪释放点和社交连接点，来打破尴尬局面，找到共同话题。这种社交模式可以回溯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候的人们一到傍晚吃完饭，就从四面八方相聚在广场上，坐着凳子摇着蒲扇，观看一场露天电影，在情绪激动处或拍手叫好，或眼泪涟涟。现如今影院替代了广场，为喜欢集体观影的观众提供建立情感联结的场域。在相对封闭的文化空间中，人们怀揣着共同期待，沉浸在同一个故事中，对影像主体进行情感投射。

与胶片时代缺少娱乐选择，人们只能走进影院看电影不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如今的电影以Pad、家庭投影、手机等视频终端放映形式进入私人空间。观众可以随时随地随意拖拽进度条地观看电影，使观影行为呈现出移动式、随机性、碎片化的特征。而影院却不同，观众必须依据固定的时间段、观看内容甚至观看角度进行观影。在同一场所将目光投向同一方向、审视同一画面、营造同一情境，观众更容易在静心沉潜的时空氛围中走进镜头语言所营造的想象空间。在一种娓娓道来、隽永反思的传授过程中获得精神滋养和心灵浸润。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集体观看模式的兴起也是青年一代对网生内容重情绪、轻信息，重爽感、轻审美的反思。

在如今的网络空间，与电影相关的话题往往能成为舆论焦点。尤其在社交媒体上，有关热门电影的讨论以文章、话题、跟帖等形式不断涌现，时常登上热搜榜。很多观众为了加入大众社交话题讨论，而选择观看某部电影。因此，走进电影院不仅是观看行为，更意味着观众能够借助电影突破自己的圈层，参与线上或线下的大众社交中去，找到社会归属感，建立与其他人的情感联结，乃至从大众情感生产场域建构起个体和世界的联系。

在回归影院的过程中，青年观众的观影选择也发生了改变。数字互联网播放技术升级之下，4K技术能够满足普通观众在家观影的需求，甚至曾经影院专属的3D视效、杜比音效，也已经通过各种形式进入家庭影院。观众获得震撼视听效果的成本越来越低。经过游荡文化和短视频的熏陶与训练，当下的青年观众有着超强的视听想象力和信息捕捉能力。他们习惯于技术支撑的奇观叙事，对电影院观影的期待更多是技术解决不了的深层问题，即获得真实的情感体验和审视自我、反思自我的思考启示。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近些年到电影院观影的青年观众对国产现实题材电影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观影热情。《万里归途》《平凡英雄》《十八洞村》等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让青年观众透过富有现实质感的影像了解活跃在各行各业的凡人英雄，感受精神和信仰的力量；《送你一朵小红花》《我的姐姐》《奇迹·笨小孩》等敏锐地捕捉当代青年人面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表现他们为了梦想奋力拼搏的精神面貌。还有近几年影院举办的各种经典重映活动，受到青年观众欢迎。银幕是一面映照现实生活的镜子，银幕上的光影则表达着创作者对时代的观察，激发着观众对社会的思考。此外，近几年讨论家庭亲情、生命价值等议题的现实题材电影频频市场爆款。如刻画中国式情感的《你好，李焕英》《人生大事》《妈妈！》《四个春天》等作品，让观众在主人公的社会联结中确定自我、体验人生、释放情绪、产生共鸣，获得情感慰藉，形成一种对现实生活的强烈观照。这些文化现象的出现，反映着当下受众渴望了解现实生活的不同面向，从中获得人生启示和精神引领的心理需求。

创作内容作用于受众心理，受众心理又反作用于创作内容。“多屏时代”青年人电影消费取向的变化，将反过来促进现实题材电影、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希望广大电影人洞察这种趋势，肩负起文化使命，创造更多兼具现实书写和青春叙事，能够诠释个体与国家、青年与时代的关系，从而激发青年观众的心灵共鸣和价值认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带领中国电影业步入更加多样化、又兼具独特性的创作新阶段。

现实话题带热社交观影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李雅琪